

原住民族的社會與文學



圖 1. 黥面

文 王嵩山

雖然居住同一座島上，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，原住民社會卻是遙遠的國度。人類學的民族誌寫作艱澀難懂，原住民文化能見度不高、即使有報導也往往隱含了某種刻板印象，人們對原住民的認識是粗淺的，能記憶幾個族名已屬不易，要合理的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就更困難了。雖然如此，當前的原住民社會文化，正以各種方式體現其自身，讓我們得以親近。途徑之一，便是日漸豐富的原住民的文學表現。

文學不是產生於真空的狀態。原住民的文學涵蘊於兩大互補的情境之中：一個是既有的、淵源於傳統但又產生極大的變化的族群文化範疇，另一個則是台灣大社會與原住民社會的真實面向。原住民文學不但主動的呈現出特殊族群的集體意識、意識型態、藝術性的表演、語言等面向；社會體系及其運作，更影響了原住民作家及其體現的方式。



圖 2. 冷海情深



圖 5. 春風

膩的敘述環境及文化背景、表達社會與文化的真實性，也是表現社會實踐的有力工具。前者如夏曼藍波安《冷海情深》與《海浪的記憶》，書寫創作貼近島嶼生活、勞動經驗、飛魚、人的形象與惡靈信仰的本位素質，文字顯然用來揭露文化的真實性與內在邏輯的工具。後者泰雅人瓦歷斯 諾幹，筆是被迫害的原住民的戰鬥武器，文學創作除了做文化紮根的動作之外，更是用來與外在社會做抗爭的利器；青年瓦歷斯的文字十分剽悍、力道十足，文類近於評論，《番刀出鞘》便是明顯的例子。

原住民部落多、部落文化有多樣性的表現。依照社會與文化型態的不同，我們可以看到其文學創作是有所差異的。人類學的研究把原住民社會分成平權社會以及階層社會兩大類型，布農族、泰雅族和達悟族是屬於平權社會，相信人生而平等；其他的部落則是屬於階層社會，認為人天生就有高低階層之分、不平等被認為是必然的，強調領導、社會責任、起源、中心等等價值，個體相形之下就比較不被重視。

對於超自然的想像，這兩種不同社會類型有不同的反應方式。階層社會(如：排灣族、魯凱族、卑南族、阿美族、鄒族等)，不只是人之間有階級之分，超自然力量(例如神)也有階層的觀念。相對於階層社會，平權如達悟(人)的社會，超自然力量最具威力且唯一的是 anido(惡靈)，人過世之後就會成為有害的 anido，必須妥善的處理。達悟族的文物中，厚重的盔甲、長矛、配刀等武器不是用來打仗的，而是用來對抗 anido 的保護武器。過去人類學民族誌的記載，達悟族人是台灣唯一不獵人頭、沒有戰爭的部落，武器並非使用於戰爭的場合。平權社會的達悟人的 anido、布農人的 hanido 以及泰雅族的 Utuhu(祖靈)，都是他們的超自然意象，成為文學書寫的關注點，作家往往自然而然的呈現這些文化內容。

現今的原住民文學創作作品裡，約有五分之四是從平權社會中產生的。平權社會相信後天努力的重要性，也沒有世襲的觀念，這和階層社會有很大的不同。地位不是以世襲相傳，要擁有權力必須依靠後天努力，權力因此不會被累積。以達悟人為例，他們相信個人擁有不同的能力，因此在不同的日常



圖 3. 番刀出鞘

原住民的文學，除了使用自成一格的文字，細

生活領域，可以產生各式各樣的領導者。將自己的能力發揮到極致、追求成就的結果，使得平權社會的個體，可以在各種領域發揮所長，特別是屬於個體性的工作，例如藝術創作領域。這可能是五分之四的文學創作產生於平權社會的原因之一。至於幾個階層社會中，則以排灣的作家比率最高；相對之下，人口數最多的阿美族，文學作家比率反而較少。

雖然兩種不同的社會型態，文學手法可能有所差異，但是基本的敘事策略則有其共通性，連結強烈的生命與族群文化的困頓處境。排灣詩人莫那能收錄於《春風》的詩作《來，乾一杯》，幾近無望的揭露了原住民族悲傷的情境。布農人霍斯陸曼·伐伐的《黥面》與《玉山的生命精靈》等篇章，不但以布農人的狩獵生活為中心、傳達族群的生命與精靈觀，也描述族群縫隙的縫補、族群智慧的薪傳、向流落街角的族人招魂，脫離單純的布農神話傳說之詮釋，體現了布農族生存的靈魂。事實上，對於資本主義或是殖民主義的抗爭，認同的困惑與其追尋，移民的遷徙過程等，都已是原住民文學的重要主題。例如啟明·拉瓦的《重返舊部落》，利格拉樂·阿的《穆莉淡部落手札》。人的處境與社會是文學想像的滋養來源。

當我們在推動原住民的文化保存與想像文化產業的型態時，文學能力的發掘與培養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；不同的族群可以發展出根源於不同文化的原創性想像，原住民的文學創作便不是一種單一的書寫，而是具有豐富的、多樣化的特色。事實上，有些族群是特別會說故事的，比方說相較於排灣人獨具的造型與視覺藝術的才能，蘭嶼的達悟人從小自然而然的被訓練成為能說善道者，因此塑造一個合理的文學創作的環境，可以使達悟人承繼、發揮祖先的文化資產。

正如卑南人孫大川在《山海世界》曾指出：原住民文學的價值和存在意義，不僅讓主體說話，而且讓主體說的話成為一種公共的、客觀的存在和對象，主體性因而不再是意識型態上的口號，它成了具體的力量，不斷強化、形塑原住民的主體世界。關於這方面，我們以泰雅族詩人瓦歷斯·諾幹的一首詩《請讀我》，作為結語：

請讀我，請努力讀我 雖然是地球上千萬分之一的小點
我有意志不滅的人民 有千迴百折的歷史
請讀我，請努力讀我 當黎明穿過放大鏡 你將看到，
用血與淚 正義與民主書寫的一「台灣」。



圖 4.海浪的記憶圖



6.重返舊部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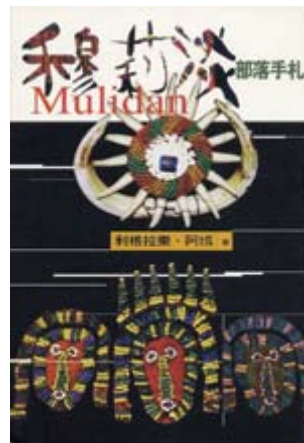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.穆莉淡部落手札